

周振甫·张中行 主编

古文名著 串讲评析



● 杂文编 ●

古文名著串讲评析

杂 文 编

周振甫 张中行 主编

学苑出版社

本书撰稿人

杂文编（篇末均具名）

刘文忠 刘元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文名著串讲评析·杂文编/周振甫、张中行主编. —北京:学苑出版社, 1997. 4

ISBN 7-5077-0520-X

I. 古… II. ①周…②张… III. 文言文-阅读-通俗读物 IV.
H194.1

58

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万寿路西街 11 号 100036

北京管庄永胜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1/32 印张 7.25 字数 186 千字

199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8.70 元

引言

这部《古文名著串讲评析》，想对读者学习古文，有新的启发。清代文史学家章学诚在《家书六》里说：“犹记二十岁时，购得吴注《庾开府（信）集》，有‘春水望桃花’句。吴注引《月令章句》云：‘三月桃花水下。’祖父（学诚父）抹去其注，而评于下曰：‘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绵邈。’吾彼时便觉有会。回视吴注，意味索然矣。自后观书，遂能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学诚在读书时，他父亲教他读书不要拘泥于典故出处，要体会作者的情思，对他作出具体指导。他接受这个指导，从此观书，能体会作者情思，大有进境。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里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覩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在这里指出作者在情思起来时写成文辞，读者应该从文辞中体会作者的情思。但作者是通过形象来表达情思的，因此作者的情思有时就含蕴在形象之中，假定粗略读过，不去体会作者的情思，只看到“春水望桃花”，所得当浅。一定要看出作者当时写这句话的情思，指出他“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绵邈”，这样才能体会作者的情思，读得更为深入。这种体会，刘勰又指出“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不能停留在一二句话上，要从文章中去探讨它的源头，才可以体会得更深入。

我们编这部书，就想和读者一起，从古文中体会作者的情思，加深了解。这部书，包括论说、史传、杂文、书信四种体裁，我们除了选传诵的名篇外，还选了一些一般选本不选的名篇。就论文说，作者的思想是在论文中指出的，但作者的感情不一定在论

文中表达出来。就传记说，对传主的生平行事是有所记叙的，但作者的情思不一定在对传主的叙述中指出。就杂文说，比方赋，赋是“体物而浏亮”，即描写物象，或叙述事物，作者的情思，往往含蕴在物象和事物中，不加指明。就书信说，书信中不论议论或叙事、抒情，作者对收信人的特殊感情，不一定在信中点出，也有待于“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因此这部选本，跟一般的注释本不同，这部书中也有注释，帮助读者阅读原文。此外还有串讲，把一篇文章分为若干段，指出每段的大意所在。还加评析，指出作者的情思，指出作者没有点明的情思。串讲主要是对每一段讲的，评析主要是对全篇讲的。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说：“……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本书的串讲评析，就想顾及全篇及这篇所处的社会状态的。

这里试举一例来说，如杂文中选鲍照《芜城赋》，萧统《文选》把它列在“游览”里，从游览的角度来看这篇赋，显然不易看出这篇赋的作者的情思了。再看李善注：“集云：‘登广陵故城。’《汉书》曰：‘广陵国，高帝十一年属吴，景帝更名江都，武帝更名广陵。江都易王非、广陵厉王胥皆都焉。’”这样注，对于作者写这篇赋时候的广陵城所处的社会状态没有提到，我们很难从这个注里了解作者的情思。这篇赋里说：“出入三代，五百余载，竟瓜剖而豆分。”李善注：“王逸《广陵郡图经》曰：‘郡城，吴王濞所筑，然自汉迄于晋末，故云出入三代五百余载也。’”看了这个注，所谓三代，当指汉魏晋，但作者鲍照是晋后的刘宋时人，他写《芜城赋》有什么感慨，从这个注里还看不出来，所以看了这个注，还不了解作者所处的社会状态。本书用钱仲联《鲍参军集注》据云宋武帝大明三年四月竟陵王诞据广陵反。七月，沈庆之讨平之，杀三千余口。这才说明“出入三代”，指汉晋宋。“瓜剖而豆分”，指汉代吴王濞据广陵反，为汉所灭。宋代竟陵王诞据广陵反，为

沈庆之所灭，广陵城屡遭毁灭。所以赋里说：“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指吴王濞、竟陵王诞据广陵反叛，违反天道，都遭破灭。作者对芜城而哀悼两王的反叛以取灭亡，这才触及到作者的情思。这部书的串讲评析，就想通过串讲评析来探索作者的情思，也像鲁迅说的，了解作者所处的社会状态，来提高我们阅读古文的能力，做到像章学诚那样，“自后观书，遂能别出意见”了。

周振甫

前 言

《杂文编》首先要考虑的是什么是“杂文”？说到“杂文”，恐怕古今难有统一的概念和标准。大家都知道鲁迅先生写下大量的杂文，他的杂文大多篇幅短小，但它在揭露社会丑恶现象和统治阶级的本质时，它的讽刺却是最辛辣的，笔锋是犀利的，所以被比作“投枪”与“匕首”。但古代的“杂文”，与现代的“杂文”，概念并不相同。

“杂文”作为一种文体出现在文论专著中，要数刘勰的《文心雕龙》为最早。《文心雕龙》有《杂文》篇，它虽然没给“杂文”下个明确的定义，但从它所举的作品看，刘勰心中的“杂文”包括三种类型的作品：第一类是宋玉《对楚王问》、东方朔《答客难》一类的“对问”；第二类是汉代辞赋家枚乘的《七发》以及模仿它而产生的“七”辞，如傅毅的《七激》、崔駰《七依》之类；第三类是“连珠体”的作品，晋代的傅玄叙《连珠》说：“所谓《连珠》者，兴于汉章帝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作之。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览者微悟，合于古诗讽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观而可悦，故谓之连珠。”“七辞连珠”我们没有选，因为我们没打算依据刘勰的“杂文”概念以选文定篇。更何况刘勰在《文心雕龙·杂文》篇中还说过这样一段话：“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或典诰誓问，或览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讽谣咏。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甄别其义，各入讨论之域。”按照这种说法，归入“杂文之区”的应当是十几种文体。典、诰、誓、问、览、略、曲、操、弄、引、歌、谣等，都可包括在内，这就不止上述三类了。

我国第一部文学总集为萧统编《文选》，它的文体分类，一类中又分若干类，比如赋类，又按描写内容分十余类。但《文选》却没有杂文类。宋玉《对楚王问》，《文选》编入“对问类。”东方朔《答客难》归入“设论类”。对于“七辞连珠”，《七发》，《文选》归入“七”类，“连珠”也单独为一类，选陆机《演连珠》五十首。据此可知刘勰、萧统文体分类的不同，我们考虑《杂文编》的选目时，也没有受杂文概念的限制。基于我们的这套《古文名著串讲评析》的分编情况，其他三编范围之外的各种体裁、题材的历代优秀散文，均在《杂文编》的考虑之列。但限于篇幅，又要照顾朝代与家数，最后就筛选出四十多篇，名曰《杂文编》，实际上并不都是狭义的“杂文”，这是需要说明的一点。

现在，我们再对选目作一点说明，先秦时期的散文选了四篇，都是篇幅比较短小的。其中有从《战国策》中选出的寓言。有从《论语》中选出的语录体散文，另外选了《楚辞》中的《卜居》和《对楚王问》，以见“对问体”的骚赋如何从《卜居》而发展为作为杂文之一的“对问体”。代表先秦散文最高成就是庄子的散文，我们原先从《庄子·逍遥游》中节选了一段，后发现与《论说编》重复，只好割爱，《杂文编》未选《庄子》，实在是一个遗憾。

两汉是辞赋的时代，对于铺张扬厉、闳丽巨衍的大赋，因篇幅过长，我们没有选，只选了“托古慰志，疏而有辩”（《文心雕龙·文》篇）的《答客难》和其他几篇抒情言志的辞赋，如《鹏鸟》、《长门》、《归田》、《刺世嫉邪》等。如果拿这几篇赋和《卜居》、《对楚王问》相比，多少可以看出从骚赋到辞赋的演进之迹。

魏晋南北朝时代，是散文趋问骈俪化的时代，辞赋也逐渐过渡为骈赋（俳赋），从我们选的王粲的《登楼赋》和曹植的《洛神赋》看，已可窥见骈俪化的端倪，而且在抒情手段与艺术技巧上比起前此的赋作已有很大的发展。晋代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与

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可以作为晋代散文和辞赋的代表，前者文散而形神不散，后者无论是抒情、叙事，还是结构、语言，都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所以宋代的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一篇而已。”

南朝宋时代，鲍照《芜城赋》的出现，标志着辞赋已经完全过渡到骈赋的时代，《瓜步山楬文》，名为楬文，实为赋体，它是一篇讨伐世族门阀制度的檄文，“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的呼喊，是受压抑的才智之士的心声。《北山移文》，也颇有点“杂文笔法”。

北朝的散文，我们只选了酈道元《水经注》中的《三峡》和庾信的《哀江南赋序》。文学史家认为《水经注》与《洛阳伽蓝记》是北朝散文的代表作，而《哀江南赋并序》是集六朝骈赋大成的杰作。

唐宋两代都兴起过古文运动，韩愈被誉为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古文大家，古文派一般是提倡古文而反对骈文的，但骈文是六朝文学新变的产物，它对形式技巧的讲求，并不能一笔抹煞。唐宋两代的散文，古文派虽占优势，出现了“唐宋八大家”等有成就的散文作家，但“四六文”并未绝迹，有人称唐代的赋为“律赋”，杜牧的《阿房宫赋》可以视为“律赋”的代表作。《滕王阁序》和《吊古战场文》，代表了骈赋向律赋的过渡。对于唐宋时代，选得较多的是古文派的代表作。

金元的散文，我们只选了张养浩和李孝光的两篇山水游记。

明清两代，散文派别很多，有的宗秦汉，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有的宗唐宋。清代出现的桐城派，影响颇大，各个流派的作品，很难都照顾到。明代的小品文，短小精悍，像刘基《卖柑者言》这样的小品文，确实很有特色。《项脊轩志》和《登泰山记》等作，都各臻妙境。前者是催人下泪的忆旧怀亲之作，后者在景物描写与语言提炼上达到很高的造诣。总之，我们在选文时，所持原则是不拘一格，不宗一派，骈散并重，力图做到诸体兼备。四十多篇文章，涉及

十几种文体。至于内容方面,就更加丰富多彩了。

本编在注释、串讲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和不当之处,敬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刘文忠 刘元煌

目 录

先 秦

- 画蛇添足 《战国策》(1)
楚狂接舆 《论 语》(2)
卜居 屈 原(4)
对楚王问 宋 玉(8)

汉 代

- 鹏鸟赋 贾 谊(11)
长门赋 司马相如(18)
答客难 东方朔(26)
归田赋 张 衡(33)
刺世嫉邪赋 赵 壹(37)

魏晋六朝

- 登楼赋 王 粲(42)
洛神赋并序 曹 植(47)
兰亭集序 王羲之(58)
归去来兮辞并序 陶渊明(62)
瓜步山楬文 鲍 照(68)
芜城赋 鲍 照(73)
别赋 江 淹(78)
北山移文 孔稚珪(88)
三峡 郦道元(96)
哀江南赋序 庾 信(99)

唐 代

- 滕王阁序 王 勃(107)
吊古战场文 李 华(118)
祭十二郎文 韩 愈(125)

毛颖传	韩 愈(133)
陋室铭	刘禹锡(141)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柳宗元(144)
阿房宫赋	杜 牧(147)
宋 代	
岳阳楼记	范仲淹(153)
醉翁亭记	欧阳修(157)
墨池记	曾 巩(160)
伤仲永	王安石(163)
前赤壁赋	苏 轼(166)
元 代	
标山记	张养浩(172)
大龙湫记	李孝光(175)
明 代	
卖柑者言	刘 基(178)
项脊轩志	归有光(181)
浣花溪记	钟 惺(186)
核舟记	魏学洢(192)
西湖七月半	张 岱(197)
清 代	
登泰山记	姚 鼐(201)
游庐山记	恽 敬(205)
记棚民事	梅曾亮(211)
病梅馆记	龚自珍(214)

画蛇添足^①

《战国策》^②

楚有祠者^③，赐其舍人卮酒^④。舍人相谓曰^⑤：“数人饮之不足，一人饮之有馀，请画地为蛇^⑥，先成者饮酒^⑦。”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饮之^⑧。乃左手持卮^⑨，右手画蛇曰：“吾能为之足^⑩。”未成。一人之蛇成，夺其卮曰：“蛇固无足^⑪，子安能为之足？”遂饮其酒。为蛇足者，终亡其酒^⑫。

【注释】 ①选自《战国策·齐策二》。标题为后人根据故事内容所拟。

战国时楚国曾派大将昭阳领兵，一举打败魏国，并夺取了魏的八个城市。接着，楚王又命令昭阳攻打齐国。齐国请有名的策士陈轸去劝阻昭阳。陈轸向昭阳说了这个画蛇添足的故事。 ②战国策：简称《国策》，为汉代刘向编订战国时诸国史料成书，内容多是记述当时游说之士的言论行动，分十二国，共三十三篇。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未署著者姓名，近代学者罗根泽考证出《战国策》为蒯通所作，（详见《古史辨》第四册上编《战国策作于蒯通考》及同书下编《战国策作于蒯通考补证》），按刘向《战国策书录》，所见书，字多误脱，以“赵”为“肖”，以“齐”为立。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又“复重”，非一人所著之书。 ③祠：古代春夏秋冬祭祀祖先，各有名称，春祭叫祠。 ④赐：赏赐。 舍人：战国时代称王公贵族的门客为舍人。 卮（zhī 支）：古代盛酒的器皿。 ⑤相谓：互相商量。 ⑥画地为蛇：在地上画成一条蛇。 ⑦先成者：先画好蛇的人。 ⑧引：索取。 且：将要。 ⑨乃：就，于是。 ⑩吾能为之足：我能替蛇添上脚。为（wèi 位），替、给。之，作代词用，代指蛇。 ⑪固：本来。 ⑫亡：失去。

【串讲】 这篇开头讲画蛇先成的可以饮酒，转到一人画蛇先成而给蛇

添足，归结到因添足而失去酒饮。添足是违反“蛇固无足”，即违反客观事实，因而失败。全篇从开头到转折到结尾，打成一片，要点在添蛇足上，故“画蛇添足”成为成语。

【评析】 这是一则寓言故事，作者的本意是劝昭阳在破魏立了军功之后，既已取得高官厚禄，就应适可而止，再攻齐，便会弄巧成拙，和这个画蛇添足的门客相似，终于失去即将到嘴的一壶酒。昭阳接受了陈轸的劝告，中止了对齐国的军事行动，说明了这则寓言的威力。

这则寓言取材很巧妙。蛇本无足，但有人却故意违反常理，硬给它添上足，自然是徒劳无益。这里蕴含着一个深刻的哲理：真理越出一步就会变成谬误。正如茅盾先生所说：“事莫妙于适可而止，过则生灾。”（《中国寓言初编》）

后人经常引用这则寓言，并把它概括成为成语，可见其影响之大。

（刘文忠）

楚狂接舆^①

《论 语》^②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③：“凤兮^④！凤兮！何德之衰^⑤？往者不可谏^⑥，来者犹可追^⑦！已而^⑧，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⑨！”

孔子下^⑩，欲与之言^⑪；趋而辟之^⑫，不得与之言。

【注释】 ①选自《论语·微子篇》。楚狂接舆：楚国的佯狂之人，一说姓接名舆。一说姓陆，名通，字接舆。（见《论语注疏》）。一说指迎接孔子的车夫。曹之升《四书摭余说》：《论语》所记隐士皆以其事名之，门者谓之‘关门’，丈者谓之‘丈人’，津者谓之‘沮’‘溺’，接孔子之舆者谓之：‘接’

與’，非名亦非字也。” ②《论语》是孔丘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记述孔丘和孔丘学生的言行的一部语录体著作。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代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③歌而过孔子：高丽本《论语》作“歌而过孔子之门”。《庄子·人间世》：“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按“游其门”指在孔门游学，与过孔子之门不同。包咸以后的旧注家多谓“过”指接舆经过孔子的车前。④凤兮：凤啊！此处是以凤鸟喻孔子。古代传说凤凰遇圣君才出现，如逢衰世，则隐而不见。

⑤何德之衰：犹言你的德行为何如此衰微？言外之意是讥笑孔子生逢衰世而不能隐居，反而周游列国，到处游说。⑥往者不可谏：往者，指已经过去的事情；谏，谏止、挽救。此句言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挽救了。⑦来者犹可追：追，即追补、弥补。此言未来的事情还来得及弥补。⑧已而：犹言算了罢。而，语末助词。⑨今之从政者殆而：从政者，指执政的人，殆，危险。此言今天的执政者已十分危殆，无可救药了。⑩下：指下车。

⑪欲与之言：孔子想与接舆交谈。之，作代词用，指代接舆。⑫趋而辟之：趋，疾走，快行。辟，同“避”，躲避。此言接舆急忙走掉，避开了孔子。

【串讲】 本篇一开头称“楚狂”，接着写他的歌辞，转到“孔子下，欲与之言”，归结到楚狂的趋避。主要是转折到“孔子下”，说明孔子不以他为狂人，再归结到楚狂的趋避，也说明他不是狂人。从这个开头到转折到结尾里，说明当时一般人认为“楚狂”，孔子与门人都不认他为狂人，认他为隐士。在这个结构里有这样的含意。

【评析】 此段文字记述了孔子入楚游说的一个故事。孔子的人生态度是积极入世的，为了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他曾周游列国，但却到处碰壁，曾流露出“吾道之不行”的感叹。而楚狂接舆与孔子的人生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据说接舆在楚昭王时代，他有感于政令无常，遂被发佯狂，隐而不仕，时人谓之楚狂。他在孔生门前唱的一首歌，袒露出他的人生哲学。接舆认为人生当衰世，应当隐而不仕，从政者既不可救药，只可消极避世，他企图用他的歌来打动孔子，劝孔子改弦更张，同时也嘲讽孔子不识时务，生当乱世，却不知隐居，而岌岌于功名富贵，这是一种“德衰”的表现。孔子当然不会同意接舆的观点，他想与接舆交谈或辩论一

番，接舆不给他这个机会，急忙走开了。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孔子在六十三岁时由陈入楚，他一路上遇到不少隐士，如长沮、桀溺、荷蓑丈人和楚狂接舆等，他们对孔子的积极用世态度很不以为然，并多次讥笑孔子。但孔子并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他认为正因为天下无道，才应该出来改变这种状况；如果天下有道，也就用不着我孔丘来改变它了。足见他企图改变天下无道局面的决心至老未悔，这是十分可贵的。

（刘文忠）

卜 居^①

屈 原^②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③。竭知尽忠，而蔽障于谗^④；心烦虑乱，不知所从^⑤。乃往见太卜郑詹尹曰^⑥：“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⑦。”詹尹乃端策拂龟^⑧，曰：“君将何以教之^⑨”

【注释】 ①选自朱熹《楚辞集注》。卜居：即通过卜卦，以求得一个自处之方，也即文中所说的“何去何从”的问题。这是屈原通过问卜对今后人生态度的抉择。此篇从东汉的王逸开始，认为是屈原所作，但历史上和近代不少学者认为《卜居》不是屈原所作，但它用的是先秦古韵，不是汉人的作品，郭沫若认为“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作品。” ②屈原（约公元前339—约前278）：名平，字原，战国时期楚国的诗人，政治家，传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曾为楚怀王左徒，被逐后投于汨罗江而死，《楚辞》中大约有二十五篇是他的作品。本世纪中，曾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

③“屈原既放”二句：言屈原被流放之后，三年不能再见楚怀王。据《屈原列传》载：屈原因遭到同僚上官大夫的嫉妒，上官在楚怀王面前进谗言，楚怀王怒而疏远了屈原，既而流放屈原。 ④“竭知尽忠”二句：知，同

“智”。蔽障於谗，被谗言所蒙蔽阻塞。二句言屈原虽尽心竭力以事楚怀王，而怀王被谗言所蒙蔽，使屈原忠而见疑。⑤“心烦”二句：虑乱，犹意乱。言屈原被放之后，心烦意乱，不知如何是好。⑥太卜：为国家掌管卜筮的官。詹尹为太卜的名字。⑦“余有所疑”二句：是屈原的话，意谓“我有些疑而不决的问题，请先生用卜筮的方法为我决断一下。”⑧端策拂龟：策，即蓍(shī)草，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一本多茎，我国古代常用以占卜。龟，即龟壳，也是古代占卜时使用之物，占卜时以火烧龟壳，看其断裂之纹路，以作占卜的依据。端策，即把蓍草摆正。拂龟，即指去龟壳上的灰尘，这是卜筮前表示虔诚的准备动作。⑨君将何以教之：这是詹尹向屈原说的客气话，意谓：您将对我有什么指教。

【串讲】 以上第一段，先交代屈原问卜的时间、背景、心情和问卜的中心问题，即解决何去何从的问题。既是全篇的缘起，又为读者设一悬念，起了追根求源吸引读者的作用。

屈原曰：“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①？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②？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媮生乎③？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将哤訾栗斯、喔咻儒儿以事妇人乎④？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洁楹乎⑤？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汜汜若水中之凫、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⑥？宁与骐骥亢轭乎？将随驽马之迹乎⑦？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⑧？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⑨？世溷浊而不清⑩，蝉翼为重，千钧为轻⑪；黄钟毁弃，瓦釜雷鸣⑫；谗人高张，贤士无名⑬。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⑭！”

【注释】 ①“我宁悃悃”二句：悃悃款款，诚恳，忠实。朴，诚朴无华。将，抑或。送往劳来，犹送往迎来。劳即慰劳之劳，指做官的人事应酬。斯无穷乎，就这样长久地下去吗？二句言我是宁愿诚恳、忠实、朴素无华的做人呢？还是送往迎来的应酬就这样长久地混下去呢？②“宁诛锄”二句：草茅，指荒芜的土地。诛锄草茅，即锄草开荒，从事农业劳动。游，游说。大人，指王公贵人，是古代对最高统治者的通称。二句言我是情愿开荒种地呢？还是在王公贵人中游说以求名利呢？③“宁正言”二句：正言